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周欣怡
图/受访者供图

8月1日,“文化润疆·大美天山——粤新艺术交流主题展(广东巡展)”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。展览展出献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国画巨制《大美天山》及其写生、草图、线稿、色稿、试作等,向公众全面展示“一幅巨作如何诞生”的视觉档案。

《大美天山》是近年广东重大主题美术创作的代表。“以精品力作反映新时代、记录祖国大地的真实样貌,是美术创作者的根本职责。我们要以此次展览为新起点。”中国美协副主席、广东省美协主席林蓝介绍,今年以来,广东美术界正重点推进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、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大主题创作,助力“五年百部文艺精品”工程,为文化强省建设贡献美术力量。

随着展览成功举办,《大美天山》的创作与展示即将完成闭环。而广东构建“大作引领、精品迭出”岭南美术创作生态,一直在路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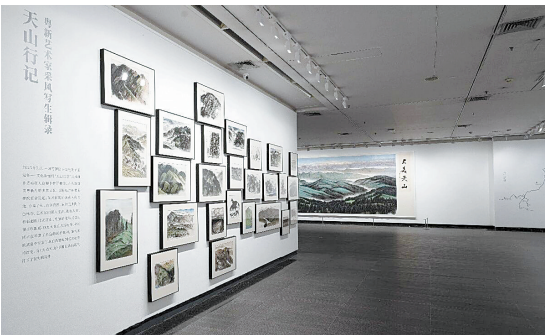
在展览开幕之际,广州美术学院、广东画院等主题创作团队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专访。



广东画院采风团在梅关古道

观照全域,化艺术创作为致敬时代、记录发展的文化行动

从“天山”再出发,广东美术在路上



▲《天路长卷》(暂名)创作即将启动

▲“文化润疆·大美天山——粤新艺术交流主题展(广东巡展)”现场

提炼“方法论”

“一件美术作品,唯有走入公共空间、与观众产生对话,才算真正完成自身的艺术使命。”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蔡拥华告诉羊城晚报记者,将创作档案公开展示,目的在于消解艺术与大众之间的隔阂。主创团队成员、广州美术学院附中教师杨峻观察到,成套展出的底稿、写生素材可降低专业美术的观赏门槛,观众得以直观看见一幅时代巨作完整的打磨之路,读懂山水画卷背后深藏的家国叙事与民族团结内涵。

一年前,林蓝、蔡拥华等广东美术家开启文化润疆行,专程前往天池、天山大峡谷等地开展深度写生。在汉、维吾尔、哈萨克、柯尔克孜等多民族艺术家联合创作下,国画巨制《大美天山》历经10余次易稿,耗时3个多月反复优化,在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”重要时间节点完成收官。

作品以传统青绿山水融合现代表达,全景呈现天山风光、新疆建设成果与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图景。凭借“岭南温润笔墨勾勒边疆雄浑气象”的独特艺术风格,《大美天山》在“其命惟新:广东美术百年大展”(上海)首展,成为展览

中“最年轻”的重点展品,吸引大量观众驻足观赏,直观展现当代广东美术创作实力与文化交流成果。

这场“一画一展”主题展,展现了这次艺术创作作为团队提炼的“跨省域重大主题山水画创作方法论”,开拓的“当代中国画多民族集体创作崭新路径”(中国美协副主席、新疆美协主席邹振明语)。“我们试图呈现从史料梳理、实地采风、多轮试稿到集体定稿的全部创作脉络,总结这张大画诞生的模式,为我们接下来的创作提供经验。”蔡拥华透露,在《大美天山》广东巡展开幕后不久,团队就将带着这套方法论,再度启程。

启程“高海拔”

2026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。《大美天山》主创团队将于8月4日启程赴藏,从西宁、拉萨到林芝,沿着青藏铁路,深入布达拉宫、巴松措、雅鲁藏布大峡谷等标志性地点实地写生,启动《大美天山》的姊妹篇——《天路长卷》(暂名)的创作。这次他们延续“多民族共创”与“全景式记录”的创作方式,以中国画的艺术形式展现西藏发展变迁、民族团结、生态保护的时代图景。

60多年前,岭南画家梁世雄、刘济荣踏上雪域高原,亲历自治区成立大会,深入藏区高原和藏民生活,记录西藏解放巨变,为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创作多幅巨制。如今,广东画家再赴“高海拔”实地创作,也将进一步拓展广东重大主题美术创作的地理边界与思想边界。

在主创团队看来,“天路”表达的既是青藏铁路、川藏公路、拉林铁路等交通命脉的“物理天路”,又是一代代建设者、援藏干部以生命铺就的“精神天路”,更有粤藏两地人民跨越山海的“文化天路”。“我们既守中国画笔墨文脉,又融藏地文化底蕴与新时代风貌,力图呈现一幅文脉相通、同心奋进的雪域山河史诗。”蔡拥华说。

同样是长卷创作,如何警惕路径依赖、取得创新突破更为关键。主创团队成员、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刘文东介绍,在立意上,《大美天山》侧重展现边疆生态之美与民族团结,而《天路长卷》则致力塑造崇高、坚韧的美学气质;在表现上,《天路长卷》将针对雪域高原题材探索岩彩融合、数字辅助等新技法,实现从“温润灵动”到“雄浑神圣”的艺术跨越。

探寻“真故事”

今年又逢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节点,广东美术界重磅启动长征主题创作,聚焦长征精神传承,再现长征历程中的经典场景与精神内核。广东是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(赣南闽西)实施战略转移后进入的第一个省份,素有“万里征途第一站”之誉——从1934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,中央红军在粤北先后经过韶关南雄、仁化、乐昌等地,顺利突破敌人封锁线。

新田之战,穿越油山、奇袭城口、翻越大王山……今年4月,广东画院采风团一行穿梭于粤北的崇山峻岭之间,探寻红色足迹,开展实景写生,收集长征主题鲜活、扎实的创作素材。6月,广东画院举办今年以来首个长征主题美术学术研讨会,为创新长征题材美术创作提供理论支撑。

这不仅是一场普通的采风写生之旅。在城口古镇的红军街上,借助亲历者口述与地方史志记载,他们挖掘出不少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感人故事。广东画院青年画院院长杜宁表示,作为第五届广东青年画院成立后参与的首次实地活动,青年画家们聆听党史专家讲座,与当地群众深入交流,切身感受到长征的艰辛与伟大,为创作打下坚实基础。

路上的见闻与思考渐见于画卷上。在广东画院的创作室里,羊城晚报记者看到一幅三米高、十六米长的山水画大作正在密锣紧鼓创作中。目前,画面已完成山体层次与空间纵深的构建,

全卷雄浑气象与笔墨基调已然确立。广东画院副院长郑阿湃介绍,画作将以泼墨塑造粤北崇山峻岭、铜鼓岭险峻与城口古镇的自然地貌,同时将红军夜袭城口、铜鼓岭阻击战、红军街军民互动等历史场景有机融入,使全卷兼具山水之雄浑开阔与叙事之精微生动。

保持“敏感性”

在蔡拥华领衔的广美团队画室里,我们还看到了正在筹划的长征美术主题创作《五岭逶迤腾细浪》(暂名)初稿与构图方案。“我们以毛主席诗词的壮阔诗意为意境总纲,力图将革命现实主义的厚重与革命浪漫主义的豪情相融,把诗句中的‘五岭逶迤’与‘万水千山’的精神气魄展现出来。”蔡拥华介绍。

今年1月以来,创作团队已先后赴韶关南雄、桂林全州采风,经过反复推敲与论证,确立“三段式俯瞰”构图——对标《江山如此多娇》的经典范式,《五岭逶迤腾细浪》将以五岭地貌、延安宝塔、长城云海三大自然地标实景为主体,展现长征从“被动转移”到“革命理想实现”的精神意象递进。

“广东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的主题创作,也将走在全国前列。”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梁江认为,历年来岭南画坛的长征主题创作就曾涌现刘仑《红军过草地》、雷坦《飞夺泸定桥》等经典之作,载誉全国。“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变革的重要阵地,广东新一代美术家能够延续这份时代敏感性,用艺术的力量唤醒记忆、记录历史,为主题美术创作注入新的时代活力。”

从“天山”到“天路”,从“五岭逶迤”到“万水千山”,广东美术家不断启程,化艺术创作为致敬时代、记录发展的文化行动。只有立足当下的时代图景,才能交出属于这代人的艺术答卷。正如蔡拥华所说:“前辈的实践启发我们,艺术不能单纯纯想象和二手素材来支撑,必须亲身抵达、用心体察。”



【拒绝流行】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

新闻学魅力时刻

《王的猜想》让读者直呼“一报难求”,让一份报纸洛阳纸贵,让1.35元的报纸在网上炒到65元,让报社多次连夜加印到“机器冒烟”,这种传播,用当下那种以流量为中心的爆款传播已经无法解释,这是一种打破流量中心主义、以媒体优质内容为中心、真正在尊重新闻规律中满足读者典型需求的超流量传播。

想到很多机关办公室常见的场景,角落一堆堆没人打开的报纸——这是真正的“新闻学魅力时刻”,让新闻学和传统媒体在流量围猎中找到了专业的自信。

超流量意味着,靠“王虹自带流量的名字”赢得了流量,更靠优质的内容接住了流量,在真正“用户阅读需求下沉”中超越了流量,延伸到比流量广阔得多的价值世界,成为新闻学的魅力时刻。这不是报纸的仰卧起坐,而是专业的力量。

当下有些媒体所谓的“融合转型”,记者越来越累,编辑越来越苦,但不是苦在现场,不是累于奔向现场的路上,而是累于剪视频,苦于无价值的可视化,内卷于远离内容主业的“无意义的精益求精”。以远离现场的“花哨视频”掩盖内容的贫瘠,以“记者出镜”的伪融合回避“记者不在现场”的尴尬。写现场,基于去现场的内容生产,让AI无法超越,无可替代,才能彰显新闻学的魅力时刻。



【夕花朝拾】杨卓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洋夫人奇遇女浴池风波

1881年,光绪七年,一位英国妇女伊莎贝拉·韦廉臣(Isabella Wil-liamson),她跟着自己的丈夫,从烟台(旧称芝罘)上北京。一个多世纪前洋夫人的眼睛可以带我们重新打量这个古老的国度。

当年,山东龙口文石塘村东头立着一座形似寺庙的建筑,赫然大字写着:建筑东面有一男子浴池,西面则为女子浴池。在其中一位女教徒的陪同下,威廉臣夫人进入女浴池参观。

穿过一扇门,里面弯弯绕绕仿佛迷宫,最后来到方方正正的宽敞浴室。浴池的三面池壁皆为石砌,唯有一侧安有活动装置以便排水。浴池四周台阶环绕,最高的阶梯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。浴池里有不少妇女和孩子,池边就是她们换下的衣裳。女孩子们洗澡时,尽情拍打水面,玩得不亦乐乎,叫大人好不耐烦。

这时有点惊悚的事情发生了:“忽然有什么东西被抛入水中央,一时水花四溅。我以为是只狗,却只听得一位妙龄女子惊呼,水中竟捞起一个婴儿!女子急忙忙清理孩子浸水的口鼻和双眼,靠坐在台阶上,半身还在水里,安慰着可怜的小宝贝。落水的是个三个月大的婴儿,原是好好躺在襁褓之中的。一个小姑娘翻找衣服时动作粗鲁,拉拉扯扯间,不慎把孩子打入水中。浴池边一群女孩子幸灾乐祸、笑个不停。”

这件事居然没有酿成一场风波,真是不可思议!当然,责罚可能发生在威廉臣夫人离去之后。



【昙花的话】尤今 新加坡作家

窑变天成

到景德镇的中国陶瓷博物馆参观,当一件件窑变的展品跃入眼帘时,那种超尘绝俗的美,让我心跳。

每个窑变的成品都是独一无二的,不经设计,却浑然天成,它们呈现出多种色彩交织的流动效果,看起来仿佛斑斓的彩霞不慎掉落水中,荡荡漾漾,波光潋滟,动离于静,静蕴其动。窑变,不是守株待兔的“成果”——你如果枯坐苦候,就算等上百年,也是白耗心机而已;窑变,也不是痴人说梦的幻影——它既不能预画蓝图,也不能加以复制。

窑变,可说是黏土在熊熊烈火中经历的一次命运转折——它剑走偏锋,火重生,成了一只光芒万丈的凤凰。

人生,其实也有许多类似“窑变”的事件——倾尽全力,期待圆满,然而,中途却出现了难以逆料的变故;以为全盘皆输,正感颓丧时,却来了一个大转弯,大雨止歇,彩虹骤现。

“窑变”,就是静静地亮在心中的盏灯,它能缓解压力,带来希望——当事情没有朝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时,稍安毋躁,也许会有“窑变”呢!



【不知不觉】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执行主编

“无穷的远方”

“无穷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都和我有关……”鲁迅在去世前一个月写下的这句话,成为策划许久的《收获》与华师大共同举办的2026青年小说工作坊的主题词。

上海作协主席孙甘霖,回忆起1988年9月28日,当时他发表了两三个作品,《收获》给他开了人生第一个研讨会,这份对籍籍无名写作者的关注和爱护,在《收获》的传统中延续至今,令他深感欣慰。孙甘霖提及技术媒介演变对几代作家的不同塑造,无论文学环境如何“转场”,都必须扎根于生活经验对人的影响。他提醒要警惕重复言说,过度消耗个人表达,“经验需经过文字训练转化,才能形成有力量的作品,以不断精进的写作技能来统摄可贵的人生阅历。”

想起巴金先生曾在《致青年作家》一文中写道:“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就是我们的榜样,先生敢想,敢说,敢写,他从来不用别人的脑子替自己思考问题,他更不曾看行情,看别人脸色写文章;他探索、追求,勇于解剖社会,更勇于解剖自己,为了社会的进步,他用笔作武器战斗了一生。”

●随手拍 图/东田 文/郭新国

夏日鲁朗

鲁朗,位于西藏林芝市巴宜区。夏风拂来,漫过荒原与草甸,风铃草、鸢尾花、报春花、桃金娘、勺儿七怒放,马儿肆意奔跑。它别名“龙王谷”和“神仙居住的地方”,可谓名副其实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: ycwbywb@163.com



【喧嚣之余】宋明辉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讲座教授

500年前的风

公元十五世纪,葡萄牙亨利王子在Porto建立舰队,首次出航经过好望角,开启了大航海时代。

我们的航班中午抵达Porto,机场游客众多,看来这是旅游热点城市。在轨道交通车站寄存行李,跟着谷歌地图找到市中心圣本多,出了地铁站,看到碧蓝的天空下,一座古老的城区高高低低,像层层历史痕迹叠加起来,城市是五彩的,艳阳下格外悦目。

我们走向Torre dos Clerigos,这是重要的一个高塔地标,旁边一条小街上有间古老的书店Leilão,像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一样有名,门口排长队,都是观光客,必须出来一个人,才能放进去一个人。书店旁边就是Porto大学。大学广场上有喷泉和棕榈树,五颜六色的房子,还有一座巴洛克式样的大教堂。

接下来找到Se do Porto,即城市的主教堂,地势高,爬上去可以俯瞰全市,都是红屋顶,非常漂亮。四通八达都是好看的小街,葡萄牙人也在外间晾衣服,街道古老,不少街角看到斑驳的墙壁,不知有多少历史沉淀在这里。教堂门口听卖唱的人弹吉他唱歌,好听得令人不忍离开。从教堂再绕回来,走上Pont Luis I路易一世大桥,这座桥是欧洲最大的单拱桥,当年这就是亨利王子的舰队出发的港口。

站在这里,海风吹过来,不知这是否是500年前的风,葡萄牙的葡萄依然明媚。



【梅川随感】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

吴奔星的诗

日前收到吴心海兄赠寄的《暮霭·春焰》手稿复刻本,系吴兄尊人,新诗人、文学史家吴奔星先生年轻时两部新诗集手稿的汇印,蓝细布精装,总共只印100册,列为董宁文兄主编的“开卷书坊文献系列”第一种。书中编号048的藏书票一枚,因我乃1948年出生也,吴兄之体贴周到由此可见一斑。

《暮霭》大多作于1934年间,书于《现代》稿纸上;《春焰》则大多作于1934—1936年间,书于“生春红稿纸”上。两部诗稿均为钢笔书写,从书名到几乎每一首诗,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和调整,包括增删。还有不少记号,清晰地留下了年青诗人诗情勃发、反复推敲的印迹。作家手稿历来是探究其创作心路 and 作品生成轨迹的第一手通道,这两部诗集手稿就是一个生动的明证。

吴奔星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名的新诗刊《小雅》的代表诗人,是当时现代主义诗潮的后起之秀。风雨沧桑九十余年,他这两部诗稿得以完整存世并与读者见面,实在是件幸事。当年曾与吴先生通信聆教,而今又亲炙他的手泽,于我而言,也是幸事。转录他的一首《帽子》以示怀念:

旧了的帽子戴在头上/新来的尘土/吻着那粘的帽沿/里面藏着/我过去的希望

它的边沿/象大牙般破了/裂缝中/似乎有一线/青春的残光缭绕/尘土/裂缝/互相融化着/中间有一曲无声的/痛楚的歌